

施叔青《微醺彩妝》

◎馮青

作家施叔青女士新作《微醺彩妝》書名用的是雅詩蘭黛在九〇年代新推出上市的化妝品名；一種看來讓人微醉的眼影及腮紅色澤，為的是暈托出飲酒後女性那嫵媚又微醒如醉如癡的色澤及效果，在模特兒及化妝發表會上，一股酒紅色淡淡的微醒的氣氛，當時立刻襲捲了所有的化妝品及化妝方式。然《微》書要講的，其實是襲捲九〇年代以來，狂飆台灣的紅酒熱潮，上至達官巨賈，下至里巷小民，其來龍去脈，已非「微醺」兩字的書名可以涵蓋。

台灣社會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底流，這底流似乎充滿伊底帕斯那強烈的沉默及焦慮，沉默大眾，何時張口說話，何時適當的閉嘴，由別人來引導自我的慾望需求，由別人來為其作好價值判斷，美學品鑑，終身人格教育的定奪，升斗小民，沉浮其中亦不自知，從進口獒犬，西伯利亞犬，真皮沙發，甚至大陸古董，大陸熱，到飆漲「紅酒」，伊底帕斯→法西斯化，從外殖民到內在殖民，盤據了整個台灣社會的，又何止是紅酒呢？施引據了大量的資料，名人軼事和掌故，想進行的，莫非是一場類似「性」奮的紅酒寫實之旅；包括嗅覺失靈，墮落的記者，被商品，流行物語包圍，炒作紅酒的女編輯，退休晚節不保的外交領事，與黨國高層互為表裡的紅頂商人玩家，耽溺酒池的醫生，代表台灣時尚嬌嬌女的莉塔·羅。這些捲入紅酒鬧

劇裡的，當然還包括一些沾沾自喜於「品鑑美學」的中產階級，自以為也附庸美酒風雅，殊不知在試嚐葡萄酒發表會的背後，還有一些推波助瀾的財團，炒作風潮不算，飆漲紅酒價格，坐擁商機及地盤，甚至還包括一些摩拳擦掌，也在熱身躍躍欲試的國營企業在內。

《微》書雖有現代主義的觀點，但微觀台灣社會之餘，頹廢的氣氛佔據了整部作品，作者書寫異化的社會，毫無出路，作者也是以「異化」的態度寫作。因為，我們看不到施叔青寫作上「大背叛」的動機及觀點。甚至引據大量資料，名人軼事，字裡行間，壅塞的「事實」，造成語境上及人物上意義的閉鎖，語言的延宕及想像已不復存在，作者的「現實」咬得太緊，過於側重於現實，雖然書末輔以希臘神話酒神戴奧尼修斯和失去嗅覺的記者呂之翔作為對比，然又過於牽強，作者極思以微觀方式進行的書寫，究竟還是比較像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

王浩威曾在書前的評論中，點到班雅明及其「靈光」，班雅明挑明了法西斯的口號：「讓藝術實現，即使世界滅亡」，說法西斯主義不僅僅希望從戰爭中得到藝術的滿足而已，更進而要求經由技術去提昇感官享受的滿足，如今紅酒正好說明了這種關係，也象徵了台灣人的領袖崇拜及法西斯傾向，「紅酒」代表了沉默群眾的

發言，既已發言，所以不必再改變現狀，王浩威有引施淑評施叔青的觀點，「它的實際意義也不過是對她感覺中的「不毛的」布爾喬亞人文主義及其生活的妥協與順服罷！」王浩威因此說這是布爾喬亞式創作的典型兩難。但我們可能比較側重在一個順服於這樣「大敘述」方式的作者，她的道德及政治譜系，她的妥協與週旋，杯酒言歡，觥籌交錯，成爲一些主體群的主流網路，仍然在操控著人們的寫作及閱讀，那麼，何必言及顛覆及異化呢？作者首先臣服並也加入其行列，在所難免，《微》書中看不到任何有行動力的人們，終日吃喝玩樂，耽溺權力，是一個徹底失落的社會之寫照，最終連慾望都消失了，酒神的力量未曾就飲者而真正的存在過，流失了意義的社會、也流失了土地、文字，及前瞻性，無能超越。

既然失落，但又要緊緊抓住現實的層面，現實如同機器，是可以一再複製再複製這樣的現實至「超真實」的境地的，走筆至此，我們不能不看到複製成超真實的桃莉羊，也在啜飲品嚐紅酒，布西亞所謂的：「物一定要變成商品，才能消費！」

台灣的激情嘉年華，當然不只是紅酒而已！紅酒早已退潮，不是嗎？小說還是要繼續寫下去的！



微醺彩妝／麥田／1999.12